



美国制造

— ★ ★ ★ —
Make It In America:

**从离岸到回岸，
如何改变世界**

The Case for
Re-inventing the
Economy

[美]利伟诚 (Andrew N.Liveris) 著
蔡中为 译



东方出版社

美国制造

[美]利伟诚 (Andrew Liveris) 著
蔡中为 译

东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美国制造 / (美) 利伟诚 (Liveris, A.) 著; 蔡中为 译.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12. 8
ISBN 978-7-5060-5290-0

I. ①美… II. ①利… ②蔡… III. ①制造业—经济发展—研究—美国 IV. ①F471.2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03181 号

Copyright © 2011 by The Dow Chemical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This translation published under license between John Wiley & sons and Oriental Press.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stored in a retrieval system,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without written permission of the publisher.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权由 John Wiley & sons 授权
中文简体字版专有权属东方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2-5541 号

美国制造

(MEIGUO ZHIZAO)

作 者: [美] 利伟诚

译 者: 蔡中为

责任编辑: 孙秀丽

出 版: 东方出版社

发 行: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6

印 刷: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2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6000 册

开 本: 630 毫米×950 毫米 1/16

印 张: 10.5

字 数: 123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060-5290-0

定 价: 30.00 元

发行电话: (010) 65210059 65210060 65210062 65210063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本书观点并不代表本社立场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拨打电话: (010) 65210012

序言

我是利伟诚(Andrew Liveris)。我成为陶氏化学公司的一名雇员已经 30 多年了。在过去的 6 年中,我担任该公司的主席和 CEO。1954 年我出生于澳大利亚的一座叫达尔文的小城市。

在我的整个童年时期,我都喜欢上学,尤其是化学。对我来说,通过巧妙地使用一些元素制成大量不同的化合物是很有趣的。一时间与分子一起工作是那样令人激动和神秘。当我进入昆士兰大学的时候,我立刻知道了我即将学习化学工程。

毕业后,我来到陶氏化学公司做一名化学工程师,我不是因为它是一家化学公司而选择加入的。我加入是因为它是一家美国公司。因为我十分认同美国企业的模式,它有能力改善全世界人们的生活,有能力成为能量和创造性的灯塔。

陶氏化学公司堪称美国人创业的典范。它由一个移民

企业家于 1897 年创办,那时正赶上工业革命。

赫伯特·亨利·道(Herbert Henry Dow)是一个加拿大化学工程师,他来到位于密歇根米德兰地区的一个小城市收集蒂塔巴沃西河(Tittabawassee River)的样本。他发现从这个区域的盐湖中,可以提炼溴,这种元素被用于火焰阻滞剂和汽油等产品中。在获得专利后,他与 57 名投资者用 20 万美元创办了陶氏化学公司。

陶氏化学公司经过 20 世纪的迅速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全球性化学公司之一。今天陶氏化学公司在 37 个国家雇佣了超过 5.2 万名员工。我们已经拥有了 41 个主要的研究基地,在 214 个工厂有超过 5000 种产品在制造,产品销往 160 个国家。我们是财富五十强企业。

我深深地感谢这个国家,使我能够追逐自己的梦想。我先在位于澳大利亚的陶氏化学公司工作,又在位于亚洲的陶氏化学公司工作多年。现在我作为 CEO,已经不在位于米德兰地区的总部工作。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化学公司之一的领导,每一天我都与无数制造者打交道。他们是我的同事、伙伴,有时是顾客。我认为,我们的谈话给了我一种强烈的感觉——他们面临着压力和挑战,他们正在改变反应方式,他们正不断识别并抓住机会。所以从我个人和职业经验来说(我对我们的行业充满信心):

世界正进入制造业的黄金时期。

现在,美国的状况可能会令许多人感到吃惊。我们正痛苦地适应着失业、企业倒闭和一些小城市甚至大城市主要街道的关闭。对许多美国人来说,“制造”这个词与过去——那

个辉煌、简约和更富足的时代相联系。

所以,说制造业即将进入一个黄金时期,这可能与我们已经逐渐适应的现实不符。但是如果我们把视线从我们的疆域内发生的事件移开放眼世界时,我们会看到,全球制造业正进入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可能是历史上最激动人心的时刻。

各国正投入巨额资金和人才来增强创新和开发的能力。例如,在中国,人口比纽约还多的城市遍地都是,就是为了满足国家日益强大的制造业部门的需要。当然,中国并不是独一无二的。为了变成全球制造业的领导者,为了在全球市场更好地竞争,从发达国家到发展中国家,从印度、德国到巴西,它们都制定了广泛的国家策略。它们正建立新的产业,这将是解决世界上最严峻挑战的关键。确实,世界各国都把制造业作为他们经济未来的关键。

美国的竞争者正在通过投资高度先进的、高度专业化的和高附加值的制造业来积累大量财富——它们为我们的电力设备制造半导体和微处理器,为满足我们的能源需要而制造风涡轮和太阳能电池,并且制造将重塑未来的先进的电池和国家最先进的医学设备。它们正在转变制造业的内涵,使用它们的机器改善经济,看到这些转变确实令人震惊。

无疑,对于新一代,经济的成功将是我们所制造的一切的直接产物。问题是,谁来制造?谁将得到报酬?谁将作为21世纪经济的领导者?

在这场比赛中,美国正在迅速地落后。

其他国家已经重新审视和行动,但美国却没有。在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2010—2011年度全球竞

争力排名中,美国后退了两名——从第二名到第四名。我们已经使我们的制造业基础遭到破坏,而且我们没有充分地恢复它。我们要重振它。

在美国,我们因制造业就业机会的丧失而悲恸。我们承认给工人以及他们的家庭和社区所带来的痛苦。我们为此悲恸,但是我们并没有为此做点什么。不行动使我们到了现在这一时刻,不行动也使我们停留在原地。我们认为更大的损失是不可避免的,甚至是必须接受的,忽视了它们对我们长远成功的影响。我们都在泛泛谈论这个问题,但是很少有人切实深入讨论这个问题。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处境。我们忽视最重要的问题已经让我们到了这样的时刻。

制造业真的关乎我们的未来吗?

是的,确实是。它绝对是。

如果你拿起这本书时,认为它又是一本传统的商业书籍,我劝你继续读下去,我相信你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如果你拿起这本书时,认定这又是一本有关 CEO 长长抱怨的书,无非是要政府退出,将这种情景从眼前移开,什么也不做,让市场发挥作用,恐怕你会失望。

方法有它的适用面。现在已经到了企业能够复苏的时候,整个经济在没有政府的干预和帮助下,能够从基础开始重建。我们会看到财富大量增加、创新的盛行,而且许多人认为,政府与企业应该彼此保持距离。它是我们国家 DNA 的一部分。

如果一切都保持静止,问题会很好地解决。但事实并非如此。而且我们忽视了危急时刻的那些变化。

这本书是一种行动的召唤。它不仅建立在我们经验的基础上,而且建立在这个领域一些主要专家的见解上。在接下来的几章中,我将让你更好地理解美国哪里落后以及为什么落后。我将谈论我们应吸取的一些教训,这是我从我们的主要竞争对手那里习得的,而且在后面的章节中,我将列出一个议程,如能被采用,将复苏制造部门,同时使美国重回经济增长和全球主导的轨道。

这个议程将包括重建国家日益衰落的基础设施,通过更为注重科学、数学和工程来重新定位我们的教育体系。它也包括重新调整我们的制造设备来应对全球气候挑战,并建立一个富有活力的清洁能源产业。同时它包括使我们的税收模式更具竞争力,我们的监管更顺畅,从而使在美国从事商业更容易、而且更有效率。

这个议程中的每一条都能帮助发展美国制造业,但是没有单独的哪一条能有效地做到这一点。美国经济需要一套综合的解决方案,需要一个综合计划。我们不能允许自己屈从于这样的言论——美国政治系统太不统一,无法做出我们所需要的大改变。美国政治系统通常是有党派斗争的,主要法案的通过通常很艰难。但是美国历史充满了瞬间——相当重要的瞬间,那时领导人克服障碍,推进重大的变革。这应是那些瞬间之一。

美国现在已经到了一个战略转折点。我们的选择很简单,但是截然不同于以往。我们是像我们历史上那样奋起抗争,还是坚持那些已经行不通的判断和做法?

我们刚刚从金融危机中走出,我们仍旧在重新调整与复苏。我们的成功依赖于我们识别所面临问题的能力,以及我

们解决问题的意愿。

当我們有了一个充满活力和生机的制造业部门的时候，我们就能享受无与伦比的财富和增长。如果我们能够复苏、开发、重建这个制造业部门，找出世界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动力模式，我们将再一次享受繁荣。

我认为这是我们必须做的。这本书将指导我们如何去做。

利伟诚

目录

序言	001
引言	001
第1章 兴起与衰落	009
我们因何抛弃了制造业	012
乘数效应	016
制造业的明天	019
危机中生存	022
两个国家的故事	024
第2章 分离了不能被分离的	027
制造业危机真相	031
增加价值是我们唯一的出路	035
仅靠创新而生存	038
创新追随制造	043
第3章 与离岸斗争	045
该留下来还是离开?	048
不是你所认为的那样	050

税收问题	054
补贴未来	057
监管方式陷入混乱	059
贸易使我们走上繁荣之路	063
第4章 能源驱动世界	069
一个大的能源账单,不单是为了动力	070
更新	074
德国的绿色奇迹	078
中国的绿色革命	081
美国无法参与竞争	084
第5章 构建未来	089
教育:“持久的国家性倒退”	091
为新工厂培训合适的技能	094
避免工人短缺	096
美国不理解的会是其他国家所为	099
乌龟与兔子	101
新基础设施建设	102
为未来筹资	107
第6章 打造竞争力	111
宏伟的议程	113
改变我们征税的方式	115
国家激励策略	116
管制政策	118
每个人都需要好的贸易伙伴	121

第7章 长期的游戏	125
人力要素:教育与移民	126
创新与竞争力	133
第8章 道路上的岔口	141
致谢	153

引言

现在的世界不仅仅是不确定的世界，还是一个反复无常的世界。

多年来，美国正从制造业为基础的经济向服务业为基础的经济过渡。多年来，我们借助于借贷和消费实现增长。多年来，我们的债务和一切完好的思想消耗着我们的增长。

而我们现在认为，事情不是这样。

我们中的许多商界和政府工作人员并没有看到危机的到来。即使我们有所担忧，就像我有时所说的那样，我们中的每个人都没有想到它还有多远，来得有多快。

金融危机、住房市场崩溃和接踵而至的衰退与债务困境，所有这些都给个人和商业造成无尽的伤害。但是它们不是根本问题，它们只是现象。最近几年的困境暴露了一个不为大众所知的隐藏了几年的事实：美国不再拥有可持续的经济模式。

事情如何到了这种程度？所有的事情确实有那么严重吗？毕竟，我们仍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我们仍有比其他

国家都大的国内生产总值和比任何国家都高的生产率。但是,考虑到全球化前几十年以及其对美国意味着什么,我们就感受到不安:我们要失去的将再也找不回来了。

我们原有的信心正处于低谷。因为我们现在知道,金融市场上资本的自由流动可能创造一定收益,但也制造了极大的不稳定性,尤其是原材料和最终产品方面,这都需要美国企业在全球运作以应对以前没有过的挑战,而这种挑战大部分是美国国内对话中所没有认识到的。

不稳定性驱动整个产业重新定位到世界的另一地方。在我们经济最需要投资的时候,企业不在美国进行投资。最近的政策决定已经减轻了一些痛苦,减弱了一些破坏,但是看起来没有人讨论根本性的调整。

全球化已经改变了一切。在许多地方,它是进步的力量,但是从它自身特点来看,全球化又是一种不稳定的力量。它创造机会,同时也带来极大风险。它以前所未有的方式给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在内的国家带来繁荣的能力,但也给增长带来了新的障碍。全球化在秩序曾经发挥作用的地方颠覆了传统的经济模式,造成了不平衡。

这不奇怪。如果任由全球化自由发展,它是偏爱效率的。像美国 and 英国这样的能够应对复杂金融交易的国家,自然会看到他们的金融服务业部门的扩张。同样,能廉价、高效率地制造商品的国家可能会有制造业部门的增长。

推论也是正确的,即效率低的部门更易于萎缩。反过来,这更加剧它们的低效率,加快萎缩。当制造业非国际化的时候,市场力量把它推向国际。

这造成一些经济体的不平衡,乍一看,或者是不可避免的,甚至是值得的。国家能够专业化,就像认为的那样,因此

能增加作为一个整体的全球经济的稳定性。这个观点有一定的逻辑吸引力。但是,它忽略了一些关于发达和发展中经济体的重要事实:所有的部门不是同等地被创设的。

例如,制造业部门在某种程度上能创造服务业不能比的就业、价值和增长。随着美国服务业部门的扩张和制造业部门的收缩,结果不是一个新的每个人都胜利的后制造业经济。结果只是特定人的胜利,但是作为整体的国家存在大量的失业。服务业部门确实能够带来财富,就像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但它不能创造能维系 1.5 亿劳动力的纯经济。

在一个时期内,高度专业化经济能够获得成功的地方几乎都只有很少的人口。例如,至少到金融危机之前,迪拜(Dubai)能够因服务业经济而繁荣,部分是因为它仅有 200 多万人口,因此仅需要相对较少的就业机会。美国没有这种选择,世界上没有足够多的高端制造业就业机会能够雇佣美国的劳动力。

美国经济需要在部门间平衡。国家需要加强为世界上其他部门提供服务和智力资源的优势部门,但是也需要生产东西和制造东西。只有平衡,我们才能长期实现经济的活力、稳定性和增长。

否则,如果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使经济继续朝不平衡方向发展,国家将拥有一个支撑很少就业人口的高度专业化的服务业部门,和一个更弱的不能再维持其余大部分就业的制造业部门。我的意思不是建议靠制造业支撑整个经济。它也无法做到这一点。但是哪一个与美国一样大、人口与美国一样多的经济体,能够不靠制造业维系自身呢?在持续高失业情况下,没有哪个社会能繁荣。

也有一些人认为,只要美国继续保持世界最大规模的创

新,制造业的衰退无关紧要。是的,美国已经是而且应该是世界上最大的创新者。但是只有这一点是远远不够的。我希望美国人将不接受他们已经超越制造的看法。接受这样的未来将意味着接受一定水平的失业,那将使最近几年看起来像一个预演。

被动并不是一个增长策略。长期以来,太多的聪明人认为纯自由市场法则,将帮助经济(至少健康的经济)找到正确的平衡。但是就像过去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一个经济体本身不能简单地实现平衡。实现平衡需要行动,它需要干预。

对整个世界的观察表明那些经济上取得成功的国家不是对自由市场命运的被动接受者。相反,他们把未来把握在自己手中,并寻求更好的平衡。例如,巴西不满足于它在农业上独有的优势,它也在加强其他部门。中国正在努力确保它超越世界工厂。这些国家像世界其他国家一样正在采取行动。他们正在努力实现全球化的前景,并减少全球化的危害。

在世界范围内,国家的运行越来越像企业,彼此为商业、进步和财富进行着激烈的竞争。政府正在发展商业,创造吸引和激励投资的氛围、激励创新和就业机会的创造,而且吸引不再像以前那样被国界所限的企业。它们说,在这儿建厂,我们将支付你所需的土地;它们说,在这儿建厂,我们将为工厂支付10年的工资。在这里建厂吧!

同时,在美国,我们好像没什么改变。我们对市场作用的信任可能有点儿动摇,但不是从根本层面——甚至在市场表现出不总是有效的情况下。我们假想由于我们的强大,公司将继续在这里投资,就像他们通常的那样。

我们错了。不是因为美国的强大,而是因为它赋予我们

这样做。

是时候认识到，如果我们不迅速采取行动，如果我们在每个场合都让市场法则起统治作用，我们将变成全球经济最大的旁观者、潜在的最大的被淘汰者。我们的消费者将发现他们自己有更多的债务和更少的钱花费。我们的商业将有更少的资源用于研究和开发。我们未来几代人将缺少机会。对我们来说，是认识到不行动的成本的时候了——不仅对于美国，而且对于整个全球经济。

我们应当认识到，无论我们喜欢与否，对于现在而言，在特定的关键领域，我们确实更多地需要政府，而不是更少。作为一个以美国为基地的最具国际性的公司之一的 CEO，我能告诉你，我想让政府更多地参与是没有疑虑和问题的。为了我的雇员和股东，我需要政府更多地参与。政府不是作为过度热情的监管者，而是一个对于富于思想性企业来说具有思想性的伙伴，我们一起努力来壮大我们的经济。

风险是商业中固有的。我接受它。事实上，我信奉它，没有下滑就没有上升。

但是世界上任何地区的任何明智的企业将做那些能够减少商业中不确定因素的事情，就像个人做那些能够减少生活中风险的事情一样。其他国家，如果认识到这一点，将与企业紧密合作来化解风险，创造预期以方便企业能够长远计划和投资。总的说来，公共和私人部门制定目标，创造机制，以保证目标得以实现。

这些国家早晚会看到美国会认识到：或是偏向市场或是偏向政府都是错误的选择。传统思维方式不适应新的全球经济。确实，现在不同于以往，偏向政府是偏向市场的必要条件。它们必须协同工作。